



第七届雁鸣湖  
金秋笔会作品

## 绿意中牟

□韩达

坐落在郑汴之间的雁鸣湖,名字听起来很浪漫,而且极富有意境。“孟春之月鸿雁北,孟秋之月鸿雁来”。“雁”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最多的一种候鸟,它们以鸣叫互相联络,总是非常准时地南来北往,从不失信,正因此,才有“雁素鱼笺、燕雁代飞、鳧居雁聚、雁过留声”等成语典故留给后人,应该感谢那位为雁鸣湖命名的朋友。仅听名字,就能叫人联想到“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的壮美景观,同时令人忍不住萌发“好著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予水曹郎”的冲动。

10月将尽,浓深的秋色肆意弥漫。千年的古县,被大自然这位色彩大师晕染成最美的画布。正是一年中最惬意的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再次在这里相聚。

时令虽是深秋,但是少有清冷之气。入眼的秋林,除了常见的国槐、银杏、杨柳之外,许多不知名的草木上,彩叶累累,色阶分明而又丰富——在这草木极易添黄的北国,秋叶依然这么秀润,而且如此遍地铺展,很有整体感地驻留枝头,不能不令人惊叹!

那株见证“官渡之战”的曹孟德“拴马槐”还在,官渡桥、逐鹿营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筌篋城遗址犹存,还有孔子回车、列子遗风……我钦佩自然底色在中原大地上绘出生态画卷的中牟人。在许多地方都在“回头看历史”靠祖先塑形象的时候,他们秉承“生态兴则文明兴,文化兴则人文兴”的理念,没有跟人比旧,而在比新上一骑绝尘。驱车前往雁鸣湖的路上,我一直这样想着。

北国的草木能够蔚然成林的,大多是人工栽培的结果。在水源不太丰沛的黄河故道上,我很难想象那一棵棵树干苍虬、冠浓如云的刺槐,是怎样经历那夏日的干旱和冬日的风雪;包括公路两旁由乔、灌、藤花草构成的绿色走廊,这样烂漫的美景,不仅有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更有中牟人独具匠心的设计,以及他们用汗水去经营这一切的苦心。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句名言:“假如你拥有一座花园和图书馆,你便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了。”从这一点上说,生活在在中牟的人无疑是富有的。这遍地青葱、湖河贯连的中牟,不就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吗?江山需要文人捧。天下所有的风景名胜,无不承载着文人墨客对她的深情缱绻,以及大时代变迁时留下的历史痕迹,如:杭州西湖之于苏轼,黄鹤楼之于崔颢,滕王阁之于王勃,岳阳楼之于范仲淹……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文人雅士,这些山川风物才有了人文之灵,也成为

后人永远的想望。中牟县以“雁鸣湖”命名的文人笔会,于今已举办了七届,结集出版的《雁鸣金秋》,已收录了来自全国各地作家、诗人、编辑等1000多篇(首)作品。毋庸置疑,长此以往,在这些诗人、作家的足迹踏遍中牟大地的同时,雁鸣湖也早已成为一张叫响全国的文化名片。中牟的文化海拔,也正在逐年提升!

郑开大道两旁高大的乔木叠翠流金,宁静地站成列队,急速从视线中闪过,一树苍黄的秋叶染上了晚霞的玫红。从县城出发不到20分钟便来到雁鸣湖畔。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雁鸣湖吗?我迟来,大雁早已于三周前成群南飞。水,柔柔地绿着。岸边的树影,天上那云丝,那垂钓的长竿,那偶尔被惊起飞过湖面的水鸟……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随风吹皱的波纹,摇出令人无限遐想的涟漪。

真的已经是秋天了吗?夕阳下的秋叶似乎仍透着融融的暖意。风静时湖水平滑得如绸缎一般,沉静地反射着岸边的芦苇及叫不出名字的草丛,仿佛在孕育着来年的生机。

渐淡的晚霞,依然染得西天一片绚烂,湖岸秀逸的林木,在夕阳中宛如一座孤峭的山峰,用柔缓的绿影与橘红色的晚霞构成了截然不同的画面——那道鲜活而亮丽的天际线之上,是人类为之向往的、高远而又神秘的天空,下面是我们生存的博大而深沉的大地。

湿雾飘起,远方的风景倏忽间变得虚淡。蟹岛上,渔家的餐馆不知何时已亮起了门前的灯笼。随风吹来店家播放的音乐——美国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肯尼·基的名曲《回家》——那清纯悠扬的旋律,给人以无限美好的遐想和向往。我多想撑船而去拜访一下,这位颇有品位的店家。那一刻令人想到明代吴伟的《词林雅集图卷》,图卷中,画家们用轻快简淡而又不失工谨的白描手法,以山林水湖为背景,有意识地注入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雨晴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杜牧之早在1000多年前把“天机”道破。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永远是对现实的集中表现。天下风景,所以诱人,多半是由心境而决定的,一旦成为凝定的光合影,便不可用固定的眼光去品足端详。

湖面清波声如琴如鼓,几艘小船如黄叶般飘向蟹岛。划船的渔人逍遥地哼着我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小调,时将手中那根湿亮的长篙朝水底深深点去,瞬间脚下的船儿像装了弹簧般向前冲去。船头的鱼鹰正悠闲地伸出长长的嘴巴,啄理着被晚霞映得漆亮的翼毛……

渐浓的暮色中,那湖中的岛,以及岛上的建筑物,变得迷离朦胧,那火红的灯笼便显得越发鲜亮。那一刻,我忽然突发奇想,希望店家能播放几首古筝演奏的、类似《寒鸣戏水》《飞花点翠》的乐曲,也许那音色清越、余音悠长的旋律,更能彰显出雁鸣湖傍晚的古意。

中牟是一座千年的古县,更是北方的水城。在长达167年的北宋时期,这里就是京城的西郊。如果不是黄河洪流的淹被,定然会留下无数的人文史迹。

颍城百雉拥高秋,驱马临风想圣丘。

此道门人多未悟,尔来千载判悠悠。

这是王安石在宋朝为相期间,以《中牟》为题的诗作。王安石祖籍江西临川,这位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生以政治家立命,而耻以文士自名的大儒,为相期间,其诗文大多与时政相关,而鲜有描写山水风物的闲情。而这首诗却直白地表达了他倦于政治生活、向往江湖的心情。也像当时留寓的文人雅士一样,是将他与山水风物的深情融化在文字之中。

独坐于临水的亭下,观渔船远行,风摇芦白,似入谢灵运笔下的“菰蒲之境”,很想随口诤几句与当下情景相符的诗文。这并非有心要循古人渔钓之举,或不自量力地想写下几行千古名言。而唯有所想的是,他日离开雁鸣湖后,也常能忆及此刻那鲜有的、心拒俗尘的心境。

漫天霞光隐去时,远处市镇的灯火亦变得愈发璀璨起来,我和岸边垂钓的几位老翁都仿佛这是暮景中的点缀。一位提前收起鱼竿的老者拎着鱼篓缓步从我面前走过,在和他默然点头会意的一刻,我看到他一脸友好而又满足的微笑——想来他一定“满载而归”。元人胡紫山散曲《沉醉车风》中有“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的名句,可惜那一刻我不是那位荷柴而归的樵夫,否则,我一定与他“笑加加地谈今论古”……

一轮浑圆的秋月,不知何时已在远方升起,渐黄色的光芒把浅水处的芦苇映照得唯美不已。白天似雪的芦花,纷飞如梦。那场景如果能将几位垂钓的老翁移置过来,应酷似南宋画家李唐的名作《清溪渔隐图》。那清旷恬淡的画境,更像我此刻平和的心绪。

那一夜,我的梦里久久闪烁着雁鸣湖亮丽的水波,以及我离开时那湖面上倒映的满天星斗。那伴着晚风舞动,摇曳的水边的芦苇,当应摇醒我在中牟的晨梦,且将我笔下的文字,染得翠绿滢滢……

## 雁鸣湖组诗

□韩文戈

落日

落日下午物静美,即使秋风裹挟枯叶  
那也是一千年前凝固的一瞬  
站在中原腹地,黄河还在不远处切开黄土  
古老之地,一代代新人  
正在前人劳作的废墟之上,再一次劳作  
尝试改变山河  
而湖岸上,我们每走一步,太阳就会落下一寸  
直到人间都关闭了门窗,星星升起  
所有人都小得对不起此时湖边的光阴  
我呢?我小得更像一缕刮过就散进黄昏的微风  
举头望向长空,除了万古愁,除了日新月异  
还有最后一行大雁鸣叫着,飞过了落日

时光

在想象里,虚拟的大雁又完成了一次迁徙  
我也迁徙了一次  
从贝加尔湖,到北部湾  
雁鸣湖刚好是它们的中点  
我站在雁鸣湖,一棵树站在我的呼吸里  
所有光源都是雁鸣湖的中点

我坐着高速列车,从外省到外省  
阳光挤满秋色,我们翻过夏天发烧的额头  
从新郑州到古老的开封  
秋天刚好是它们的中点  
我的心一直会是它们的中点,黎明是沙漏的中点  
而雁阵是天空的中点

我的南边是官渡古战场,河道已干涸  
北边是隐隐的黄河  
我的东边是北宋的京城  
西边稍远些是邙山,是东汉的白马寺  
漫长的四季隆隆而来,尘世在时光中行进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地球的中点

桑葚树下的三个早晨

起床后,一个人来到水边丛林  
这是到雁鸣湖的第一个清晨  
树丛里,我发现一棵隐蔽的桑葚树  
果实满枝,接近成熟  
我悄悄摘下了一颗含在嘴里  
晴空是五月、蓝以及屋顶组成的溜冰场  
密集的鸟群穿着冰鞋在打旋  
鸟鸣是被抛出的细小的宝石  
向我汇聚  
从树叶间,从湛蓝里,汇聚到水面  
到草地

第二个早晨,云朵低垂  
仿佛有人在耕作天上的土地  
我把桑葚树的秘密告诉了别的诗人  
我领他们到了那里  
满树的果实像一只只透亮的蚕宝宝  
三只灰鹤压低翅膀擦过我的头皮  
四只黑喜鹊伸长尾巴,掠过不远处的水面  
它们还将飞过雁鸣湖、芦苇荡、黄河  
穿过古战场的沉寂,如同建安五年  
曹操与袁绍派来的信使  
抵达今天

第三天,我独自去访雨中的桑葚  
水晶的晨光里,树上的果实全无踪影  
世上总有太多隐秘不经意地发生  
比如细雨正测量我身体的沦陷区,湖面  
浮着一群野鸭子,一动不动  
昨天那群鹭鹭不见了  
只有一只不合群的白鹭单腿立在水中  
我想它们都不再认识我  
我想,多少年后  
也没人知道桑葚树下发生过什么

